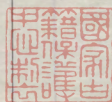




德輿子

德輿集



德輿子敘

自來以子名書可見者數十家而已近代亦間有作
義無取文無傳也子於古又別爲流儒者子思孟子
荀子道者鬻熊老聃關尹莊周陰陽者子韋鄒衍桑
邱南父名者宋鉞尹文惠施公孫捷法者慎到李悝
韓非商鞅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縱橫者闕子龐
煖蘇秦張儀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農者神農野
老宰氏范勝各得旨趨遞相傳述惟儒與道獨隆然
隋唐以後爲之者失其本矣是豈僅時代爲之限與
蓋士生周秦之際九者習其一抵掌得富貴如唐以
後之習制科也余嘗謂經生之必不及漢魏者恒於
斯經訓之猶不盡亡者恒於斯生人聰明才力可用
不過二三十年顧此失彼理有固然况有富貴引於
前貧賤迫於後父母兄弟妻子師長朋好束而縛之
介而馳之使不得踰尺寸哉天生偉人若吳興凌君
厚堂則固兼而庀之童年隨尊甫泊齊武部至京師
諸鉅老見輒禮異君以是益自愛重伊周孔孟若接
而時生於心也天於是欲老其才而困之靡所不至
越今數十年不得少信與凡近比壬午再至京師前
之禮異君者皆物故與余往復外唯終朝鍵戶煢煢

理舊業所著學春秋理辯周易翼致用雜記各數十卷十季前見之嘆爲精博絕倫者近復數數易藁如漢魏經生有所趨而然也茲出德輿子示余爲君元配安安人所注安人字璿珠金匱人纖弱好學以佐君讎校得疾卒年僅二十有五君深憫之亟欲梓是期相麗以傳也昔芸臺師見余室瑞玉王安人詩經小記列女傳注諸藁謂有奇慧有奇福今讀是注洵足當是而無愧矣至是書之精奧醇樸遠駕荀揚而上後必有知而尊顯之者百張伯松惡之與百桓譚好之等不足輕重德輿子也子則絕塵而趨矣而昏昏者不識綜貫九流之長以幾乎聖賢之域足爲學者宗爲王者佐徒以不似兔園冊爲恠甚則以稱子爲驚庸鄙也抑何至是制科漢唐注疏與宋人傳注相輔而行乃於論語開卷馬季長注子者男子通稱一語若未之見則又爲誠習制科者唾棄無地已且士之隱於雜流逃於二氏者稱子稱經歲月增益而號爲儒者徒偏蒙佛氏之稱曰語錄豈九流三教互市然歟然有如心經政經之類及語錄中不稱世尊言而又稱子曰者獨何歟或曰子爲弟子尊師之稱否則疑其僭也曰然則中庸首稱仲尼曰當爲子思

不尊孔子矣當仁不讓於師聖人萬世之師也僭則
罪臣子之辭聖人豈禁人僭哉學孔子者莫如孟子
舜何人予何人人皆可以爲堯舜則導人僭聖莫
如孟子人人疑其僭則必人人自甘暴棄而後止且
必以僭爲罪則徑號心政經者倍於擬經使其羣弟
子集語稱子曰以比於仲尼之徒集語稱子曰者倍
於擬論語蓋論語自爲論語法言自爲法言畚述體
例自古有之非必論語爲然夫書之醇駁在其辭辭
之邪正在其志揚不若孟王不若揚讀其書自明著
也何必效奸吏撫拾羅織人罪哉余甚惡無知黃口
目未覩二子書觀不識字畫斷句讀動曰雄也僭通
也僭故痛言之以爲戒并以爲讀德輿子者告壬午
孟夏望棲霞郝懿行

德輿子敘

三

傳經堂藏板

德輿子

璿珠內史注

正名

名麗於物物生有形

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

積精

筦氣彊者為神神妙萬物孰識端末竝天文竝地

同理行則胥乎四極潛則密乎九碗九碗之淵至深也身由

之立家由之正國由之靖天下由之平驗之胥故而

已矣故者已往之跡不循其故則不知國之大柄而揜殺傾

於上下蠱煽因習雖賁育莫致其力秦儀莫致其謀

億兆皆奮然作錯然競忘知愚賢不肖以攘竊可欲

非死不足且死者已前續者相擊若不黨惡則相夷

德輿子

一

傳經堂藏板

黨惡不濟

濟成也謂事不成

則相擇以投阱而因以市欲濟

則相嫉以賊尤而自殘其族夫如是人人思翦眾以

自獨而憐乎天之生物也具上齒者必芟其角夫三

光附也

月附日星又附月

四令代也五行孳也

五行迭生

五音調

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

八風節也九章乘也十等制也聖人

揭其所以然而難示也

所以然者神也故難示

強物其物唯聖人勉

強以名

以著其物而億兆圍焉百世愚焉天之所以

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雖聖人有不能

盡焉

神則難盡

以內度外

四海之內可知

以大協小

鍼芥之理可格

以顯

測幽

鬼神之狀可窮

如乾之尊而施雲雨於下如坤之廣而

限山河於中尊故莫矜廣故莫踰施則法仁限則法義仁以安人義以正我

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

彼宇宙之以

合揆者

尸子云上下四方曰字往古來今日宙

以名之離離而不濫濫則

乾坤或幾乎息矣故國之大柄體物正名暴形藏神兼權高下險易清濁堅愼肥臞美惡以爲貴賤取守揚抑損益品節升降財之以故合之於時而審其輕重忖其誠僞揣其緩急揜球求責屏逆杜忒大乎哉貢情者累萬數首物定一周之彌之至矣哉變動者陰陽俱之而各正者毫釐不失也凡天所生凡地所養凡人所成不可一無也物乎天者貴覆物乎地者貴載物乎人者貴事職覆不覆曰顛職載而覆曰僭事而不事曰荒三者逆乎物是於名爲不順不順之至百名俱廢聖人卹之作春秋以示其形贊乾坤以寄其神挈所以覆所以載之故責其成於人也曰仁曰義仁義者貫陰陽剛柔而物之麗以始終生殺者

也

春秋之所
以名在此

德輿子

二

傳經堂藏板

默化

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何為而枯槁也哉黃帝肌色如腊乃墨氏之道

非聖人無為之治天不息道亦不息蚩蚩者猶是堯舜之民也形建於上景報於下聲出於內響報於外

非以一報一而已報一者必非日月之照雷霆之宣

也萬物莫不愛日月而畏雷霆人主因愛作福因畏

作威與其威而過寧愛而過故坎離中藏於乾坤震

止革鼎之際坎離納養於戊己震止甲首之新古之

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其能擊天地以遊與堯舜翔

步雍容湯武亦馳亦驟洵其運會使然湯武際革鼎之運救孤矢

德輿子

三

傳經堂藏板

以威天下觀所以誘之者則有間矣夫水火木金役於土

為之樞者為之運坎離納戊己為四時中樞不舍晝夜以神明其

用使萬物安之若故迭動迭靜日出而動月出而靜升恒不已與時

偕化孔子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焉煥乎其有文章此所由筮消息坎離為消息中主泯反覆

坎離反覆不衰天道正於上上經言天道終於坎離人事正於下下經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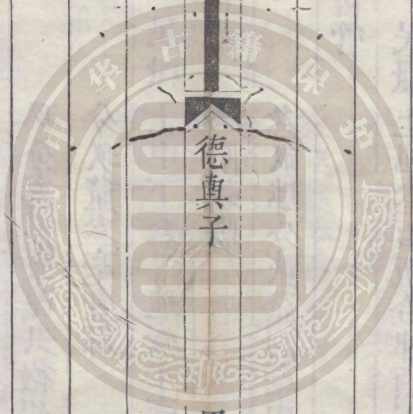
事終於既未濟為坎離之交枉者咸化於直濁者咸化於清離直坎清

不必於直之中威其枉於清之中威其濁也形聲直清唯上

所使不威而威不福而福誘之於默不見可欲欲欲胥

忘民乃各足惟天生民有直無曲惟人得天有清無

濁惟聖同天棲元執樸以聖代聖環流莫辱環而不
周莘渭鹿鹿鹿鹿猶碌碌言揖讓變為詎誅誘民以
可欲者莫大乎天欲上之形聲不正故難于默而化也蓋
子之貴四海之富



德真子

四

傳經堂藏板

扞運

負兩物五五之奧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五與五合成於中赫赫肅肅至

赫肅至於十有六際三十有六

管以終於恒成歷

入際十有八

歛漭沉而無際

葵芒芴而無倫

莫破葵

闢緯直經

坤以闢緯以八代嬗

八卦九次相

屋盛衰還樞機

還轉也蒐紊可紀

前泰皇彰闡而指齊焉

指示也齊中明明窳空庶醜

采就

明察也庶醜象

返之無顛

顛頂搏則寡屬故

峻枯罔圉

枯直也橫之則大縱之騰亭亭乎似獨

升

也匪絕朕涓埃矜不倖也

朕兆也聖人

策弗畢載圖

德輿子

五

傳經堂藏板

弗畢形懔然若可範也

懔大

猶然若有尸也

尸主也

酋然若難殄也

酋終也終則復

有全有半有純有間

有亨有蹇有內有外

中國

有常有暫

長短歲之善惡

與治亂同

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

德之彊弱與寬急

同彊則寬

行之逆順與刑德同

陽天之德行於順而

弱則急

物之休短與燥濕同

司親病苦聖之經權

為惡為弱

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未陽盛喜衝陰衰喜

與衝合同

聖以陽為經以陰為權是以前聖人之

之俎先天地而能測天地之末高厚不若而能為之

之俎先天地而能測天地之末高厚不若而能為之

救護日月使之大明不若萬變贖而能爲之體萬物皆備潛幽不若

鬼神而能通焉處固不若山川而能奠焉騷不若雲

淡不若雨而能乘焉縈焉以朱絲縈然而禱昧者宅

之局之出入由之苦志盡情唇黑頭白鈞而劫之卒

弗能致汲汲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汲汲求五福疴焉如

朝菌者尸子病病也朝菌不知晦朔蓋朝生暮死者也則未識所以扞之也

扞衛也淵乎匿乎盍盍乎蓋蓋力也導河者弊脛積石之

區泉始見也步軸者絕跡瓦辣之畔瓦辣尼海在南極下輪已

極也南北然則盡意盡言茹萬世出于一冶大有濬

靈都奚而上周下究內四度乎尺有八寸易七尺有

德輿子

六

傳經堂藏板

外倍郭乎十有三萬三千三百餘里天地之大當莽

莽之里以爲度去當莽之里而損出極之度故里當

六萬六千六百餘里而衡平兩極因而兩之十有三

萬三千三百餘里而周環極端易道倍之故易二十

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有四地徑四萬四千四百餘里

當易六爻之一潔其兩端二五之合皆去四千三百

二十則以萬里之地湛垂象之照有餘矣故兩河天

津相距四萬三千二百里天參而地分治乎一萬六

千三百八十四類八千一百餘里二百九十五萬六

千餘步一千三百八十餘歲此言易卦四方每圖書

相加黃赤之中七百二十有九以三開之各二百四

十有三體兆相加方功義弓萬物皆依於方日月九

各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三因之爲五十三萬

一千四百四十一以兩開之爲二十六萬五千七百

二十半凡易大象之數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爲四卜方功義弓之始大數之象五十三萬

一千四百四十一爲三兆玉原瓦之始眇不萬世而眇聽不萬世而聽

七千有餘歲三百有餘主謂自上元而降研幾者途非一端

藏知者道或相反而煖清寒暑成敗倚伏正側仁暴

休青夷夏迭革裂依男女統攝之機可園可割可參

可錯可磬可矢可繩可角天地懾鬼神懼勇知竭聖

人指其掌而枕枕如碁之列如冰之激舉綱以綱干

目皆張振袞持領萬毛自整是故享帝立廟乘運也

議禮制度廡運也衰德函道閑運也雖在顛沛不敢

德輿子

七

傳經堂藏板

廢隕以爲先王之隱而博匱踔杰肆披之精乞貯焉

建國立同齊民達異苟不就聖而諮焉泰清喟莫謁

喟危也謁告也泰寧竦莫紀言天地危懼而莫能言其故也鵠火禽集鳳皇陽精

元枵獸朝麒麟陰精莫識疇寄與亾交際符瑞天地之券

昇於五尸尸乞皇尸神明尸賢聖尸后王尸公伯也限聖俾不踰也聖受

限而四維之罔敢辭責迺樞以道輪以德籓以禮樂

法度牖以中正仁義限天俾不踰也劑易之經舍以

植萬兆之氏氏天根生物之本也杜禍門闢福宇功駕天地而

弗居託天地以鉅託庶物以細如蝕慧孛害崩裂塌豎鳥獸草木妖異之

類而以可知者觀人觀於人使可率也以不可知者任己未

萌撥之

萌則不
可撥矣

未形塞之

形則不
可塞矣

泰嶽可移而道德

不移瀚海可竭而道德難竭故皇古不尙兵刑堯舜
不言財賦循聖者安蔑聖者危危而不反爰及枕榻
戒之哉天生治亂久矣每觀大德受命未有不居消
息之中籌其端末八十限內或一交再交值九值六
以灾歲去之軌八十有一候七十有二灾五十有四
三者相差當息者命始當消者命終命始者數前命
終者數後數前者景長數後者節促凡古今卜世卜
年之準鮮不與天合推也或莫之辨則藏往知來器
狀燦然禮樂因革教化遷改是矣秉道者帝秉器者
王軼器凝道宗一肩兩徑屈嚴圍而內持外組普生
生形形以衛精滿气鍊神者曰聖曰皇

德輿二

八

傳經堂藏板

貴生

人莫不自少也而與歲俱亦速矣所謂成鳩氏

秦古之皇

萬八千歲者豈鍊形長眎比哉功德垂天地耳人謂

孟軻生乎義乎曰義又謂孟賁生乎勇乎曰勇夫二

孟豈有惡於生誠惡生不百歲也惡不百歲而二孟

之號與之俱改也嘆然賤其生之儻曾不喙息思爲

鴻濛括迺財

擇也

希世陶鞠

養也

長睹聞於宇宙今則言

勇僉有賁言義僉有軻兩孟爲不死矣然生於今非

幸也蚤識之故蚤舍之也兩孟則已然矣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俛焉曰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而孔

德輿子

九

傳經堂藏板

子則又至今生矣堯舜黑禹脛不毛文王曰吳不暇

食以視予知者之棄枯就苑秦越然矣乃堯之自道

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暮也神農氏七十世有天

下夫負妻戴若擯壓窮巷不堪其憂者然然文王先

孔子堯舜禹先文王神農氏又先堯舜禹而乃竝生

至今也自此觀之生之僞者不貴生之虛者不貴所

貴真生不腐實生不蠹蠹與腐無貴賤一也是故墨

子貴兼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雖

遜道義亦各有得降至腸出作賦血盡陰詩莫不怵

名氏飽地狼竭苑易生以附於不腐蠹之末也夫生

而賦詩殆矣然而擊然已數千歲况功德言峙於兩
閒如成鳩而下孟軻而上者哉彼彼居食愛生者尸行
也寶天气生者謂導引服餌之術肉寄也春葩含日似笑秋

葉泣露如泣者草木之情也餐霞還精啣芝服杞竊
造化之秘以潛形殼者鳥獸之祇也人而學是猶越

雒之伏卵鵠也

越雒不能伏卵鵠

天地之生人為貴故天貴

所以覆地貴所以載人貴所以生唯聖人能盡其生

迺與覆載齊而擴生大生以久其竝聽之賢者能者

俾各附已以生如竝神農

展上公之類

竝堯舜禹四岳之類竝

文王孔子孟軻羣然得所貴以保其生者又何可卒

德輿子

十

傳經堂藏板

論夫孔子孟軻非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而亦手援
千萬人以爲已附可不謂疆與今之眎孔孟亦孔孟
之眎堯舜也舜何人乎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後生可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然則孔孟丛生之人手援
之後孔孟而生者援之又未嘗不力附而生者有之
矣吾未見不附而能生者也人與人相附而生謂孔
孟之附堯舜也可謂堯舜之附孔孟也亦可人盡不
附孔孟也則孔孟或幾乎息矣孔孟之以援我者我
附之以援後生蓋後生將能附我以援人而卒還以
自援也孔孟自援之善者也人少而不思自援其生

且日思自溺其生雖左孔而右孟奈之何



士

傳經堂藏板

有所謂之為物

物皆人所稱謂之名

無可指之為道

無質一物可指

一道逐之則勞萬物一道辨之則亂逐而病聖

聖人有所

不知

不能亂以誣聖天下滋奸是故知無可指莫若無指

指之必歧乎二而紛然不知所終

由二而推莫可窮極

笠澤之

渚有病離形者叩葆一子而求拯焉葆一子曰若也

知身外身若知身中身乎耳聽也目視也鼻臭也口

味也四支運也若知聽視臭味運之曷自乎曷際乎

內乎外乎若反之闔之一而葆之霍已也病者受之

期而離者合合者消復叩之曰吾疇則二乎外今則

德輿子

主

傳經堂藏板

爭乎內而百吾千吾殆已有洞然來覲而元冕蒞者

有熒然來覲而青冕蒞者有垂然咳然森然覲而縞

紺緇縹以蒞者俄而亭然蓋蟠然臥側然立坎然坐

挺然下瀆然游又若雲霧障又若綺縠圍又若沛然

決又若鏗然門億萬奔騰叫呶而不得出寶周垣是

依吾綠是登陴而益不識吾真自葆一子曰噫合若

衆統中攝別若偽固葆真霍已病者愀然曰衆咸似

孰為真真吾衆孰為葆吾恐葆真乃真非吾葆一子

曰吾葆吾一偽者真葆一而已孰為吾病者見德輿

子德輿子曰病者誰奮曰吾曰病而死者誰奮曰非

吾曰未生前既死後誰病者不能奮曰真吾也而忘之乎吾與若一也而二之乎萬物皆備於吾孟子約言耳有所謂者孰非吾無可指者孰非吾而忘之而逐之而辨之乎逐之辨之而一之而葆之乎知吾非吾知非吾同吾知知吾之非吾而無非吾是乃一吾吾失吾一是乃葆一病者憬然霍已笠澤君問焉渚人曰今乃知子臣弟友合爲天下耳目口鼻合爲一身一也孝忠弟友視聽臭味無可指亦無足謂因乎自然麗乎人強指則差也等也利謂則僞極之範之彼之此之相尙相誅也求也邈而索縛蒙飾之是猶芙蓉明而

德輿子

三

傳經堂藏板

竭之龔昧也是故大古不名仁義至治不旌殊異合同而化蕩蕩無爲此之謂葆天下者定於一

慎形

止矣哉運之於所不覩信之於所不言往矣遐哉滋巧滋愚則以人之聚也

後世人多於太古

聚則擾擾則巧以

智相戰化之若愚

以正化之則反如愚

故曰商賈集大盜扣科

條密奸胥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民之所嚮陰爲取

而陽爲弓顯好惡以誘之審權度以閉之置祿仗以

榮之設形禁以範之區俗尙以師長之相彼可欲密

結機括迎而張尾而闔王者綜於一室綸於四海恢

恢乎無際油油乎各得豚豚乎莫知淵淵乎游匿斤

斤乎悉融融居居乎夷適循而不革修廢整頽錯諸不

德輿子

古

傳經堂藏板

傾授賢子孫時爲修整

禮樂由典刑罰由錯久道化成神機謚

若湯武得於斯桀紂失於斯豈不驗哉主有僻嗜苟

憚苟悅于民

悚惑邪愴縱志敖卑竭往苛細者是謂毀機

官有矯枉鬻私軼轡犇畔易號錯儀者是謂詭機士

民有議故

法成

訐長踰繩扞令聯頑刺隱者是謂舐機

毀機者滅詭機者僂舐機者殊

殊

堯舜帥仁桀紂帥

暴民之從之也如水之就方就圓也方不自方圓不

自圓機之所形萬物不能遜而他之桀紂非欲其民

之暴也千仞之木衆目所標萬里之流衆水所匯及

可爪取掌撼也而慎之天猶是生地猶是養民猶是

情古今一也萬物可齊於一室者天機非人機也猛

獸鷲鳥至人能馴彼同以天為父耳而況其類已乎

類弗類伏弩牙背而踐之踐古人人虞其陰為取也

而杜之鑿之且聚而克之矣拂人之性以為機聖人

之言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岌岌乎聚而克之堯舜

之民亦皆猛獸鷲鳥也是故陰為取而陽為予者機

合自然任天因物息知屏詐而不用不用詐智與機術異為是

不用人我忘忘忘忘之至日月與之伏躍天地與之

弛張而況於人乎類已而況於君若民乎夫機一乎道

道惡乎隱而有設伏沈機觀變又惡乎顯而有泄露

德輿子

五

傳經堂藏板

君無見其所欲見其所欲羣焉博逐用無見其所自

見其所自羣焉表異名默命也形默定也有文者名

立有事者形存誘閑繫範師長具也非環中機也機

奇應乎萬无體不觀言而察同為無偶也絕偶得環

而照之於天謹握其要匿其端函掩其迹卓乎凡是

故潛伏而神生謂水也天一生水於物昭耀而明生

地二生火於物為神躍伸而機作天三鼓搏而音成

五行序生至和范而形全土為萬形備而功存萬事

備於五功不倚人形不報物倚人不周報物不密古

之聖賢不示物先懼遁已也不躡人後懼撥禍也若

夫尺筮圖而畢天

渾儀測天

尺矩偃而竭海

立表偃矩可測海之深淺

愚夫瞿然智之矣

愚夫見之驚以為智

聖者為是詹何之識牛

角耳

詹何聽牛鳴於門外知為黑牛而以白布裹角

不見夫烈日之守河也

人忘其損沛霖之轉注也人指其盈取予之機君子

謂莫神乎是夫霖之降安知不為日之晞而日未嘗

謂之也安知日不謂之而測之無崖

端也

則以為無所

為而已無所為則眾比

輔也

眾比不自異

自異則顯

則智不

相役力不相加賢不相耀無甚利

則爭則顯

亦無甚害

見害

則避監天下之向而化之於無向

無欲則無向矣

附燥至竭

其命蛾趨火若忘其生燥火若自動自耀彼故遠背

德輿子

六

傳經堂藏板

之耳是惟已無向倍於引之向引而俾忘其向神乎
化矣自古愛子孫者莫堯舜若禰子孫者莫湯武若
夫放弑之所加篡逆之頻起吾未見其宗祖之怡而
護之也標建於前矢集於後或遠或近遲速在弦形
愈顯者機愈厲則又向者之艱中者之易也向貴中
貴向富中富苟不中極向亦不足伯也相也戚也僕
也貊也民也是時相為效也何可勝言天同此生地
同此養人同此形苟欲專之而自異之是何異炫金
玉于交衢誘萬跽掬而取之者掬者同異而炫者獨
獨不勝將失所炫而故異者將毋同

帝王之子孫與齊民同

夫

堯舜亦與人同耳衣食食居居行行羣而意之曰

同唯同故異能為君且異乎異後世人君莫及堯舜得歸於人失

請於已百姓有過形有枉於彼者扶已直之而默爾

不譙反求諸己無隱實而愚愚不識無薄險而鈞

悍無懸鉅而惡怯無張極而求訖設遠極以責人至無億流

而杜方虞流失而塞所向無密羅而防脫無弋景而苛心射

隱事而苛求其心故見則如符藏則如薏轉於物周流無滯入於

無倫比繩續逾舊理損益更范卒弗置廢也莫蟠莫喻

莫競莫分莫畛莫禦萌萌養正丁當也百王檢幾列廉

申褶而成穀惠映終理奉全制者不伐制承舊也閱毛聽

德輿子

七

蚤襲慶遷膚而智不矜拙不廢四時疆運若順也五音

節協若百族圍應若謂順機也忝世爽心越踰乎錮蔽乎

奸黷世守之君或有失機焦形者任駿猷自窒循毀循詭循舛沿

漸汚汨烈拔敗散禮秩不烈秩宗不列祀典昊穹不監機敗形滅

天神是而自異君哉君哉言不稱君也美仁義賊聖賢毀害

聖賢以自顯其仁義美忠孝鬻君父沽君父况富貴而美者弗

有間也美富貴甚於美仁義忠孝形藏氣氣藏神神

藏機機藏虛藏無無者有之母虛者實之母知為

母子無以尙擇可踐而細之劇蠹曷致乎亶聖與平聲

由以况喻也

傳經堂藏板

先我啟我後我鑑我人莫不樂生也生生者果惡乎
在往者間百世來者渺一人將大造之外我日戴履

而憤憤與古我古今我今斯道本詎斷以俟忘所命也

人之名而謂良以年與孰能以氣為行以八紘為載以

唐虞為舟中人孰知禮樂度數精若龕之為駟中節

符孰知飲食男女宮室車服為儀時儀附也船着

節曰概俗孰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為乘有功孰

知仁義禮智信為橋上鳥候風為戩上戩船左右

者綈挽船筏為梢上舳舳尾後所芒乎闔乎震惕服

德輿子

六

傳經堂藏板

音般於名川三百支港億計而船動焉莫蓋也進刑行

伏也讀焉莫附艘著沙不行焉莫播賊也且匿沒也

若兀或作焉榜人莫揀悲夫談唐虞於寥冥之區而國與

民弗事駕孔孟於槁萎之內而救與粟弗離也別球苑

不遑而規虛靜汰辜弗獲而益笙鏞詰戎在戶而盛

服以臨揚干在寢而安絃而誦是猶遇颶棄舟危坐

波上以威海若也吾嘗求氣之所蓋形之所奠命之

所遷時之所究出則無圍入則無罅而翫久苑遊若

驟升若幕揭有獨挈已行者鈞然冒凡動而動由以

滅索滅之剽而後見生踵生上下往來而後見宇宙

動靜無非氣者生滅無非形者勝負無非命者毀譽無非時者啟我盈日照鑑我塞濤飛知言之不可一也一乎不可一者空空如莫不具也莫不具博矣鈎之以三貫之於一邃渺販暨孳萬動而不息曾庶行而偕亭負而丐乎八埏曰聖曰神然消長不可紇也古今不相揜也大小不相冠也識大識小皆道之寄大卷頰縣殷頑拂耳連山揲策周史檇心是故居者莫不聖有巢爨者莫不聖燧人蓺者莫不聖后稷今有棲巢攜火抱穀而曰予聖三尺童子寡或能欺然卒不敢遂薄有巢燧人后稷者天之則也人之情也道之本也

德輿子

九

傳經堂藏板

天下喙集於道人人殊矣烝然祖堯舜宗周孔而或以禪亂或以攝篡或以黨錮襲締繡以文蝕癘斯然已虛憍頻作竊聞隙也標謾舍天下而身舍身而心復寄心芑芴裂古侮聖逃可指視而誕迢迭聞微之窅之牽子弟於腐坐尸噓蔑昔之人燒之剔之周孔下赦亦鮮矣周孔何為不慎所傳與傳之遠洵流濫與奚掃偉行狹采職事功之可見者掉其輔口輔搢祚異端背詒古畔也訓熒天下心志日卽焚潛而尊為統系也而構為式至於斯令也不廢嗚呼疇抉其明疇闢其聰本之不存轟蘿安附夫本非絕於斯昭昭乎猶是堯舜周孔也然

周公不鳴揖讓孔子不踐斧戾啟予以意不以目遇

意之穹然六經侈繁然百家賦也坦然一飲一食措

日用飲食道本可見大生督也道以生生為本猶人身督脈也大綱大常衝任

也禮器文範帶維躋也其意之見也可據焉意而匿

於隱遯於虛予又惡得而辨之美惡藏心不可測度饋食之珍

陳於鼎俎及腐胃而人度人王公之羞狀若何乞人

之餒狀若何雖智若蚘蚘慮莫析矣聖人律天而不

圍神人隨天而不撓與萬物聞見一而范焉砂礫咸

鎔任時應運踐夷郵實示不以精而精莫入不以鉅

而鉅莫敵前不絕後不揜不絕後進不揜古人是故常卑已而

德真子

傳經堂藏板

尊人彼之曩孔也若之何釋之心孔之口逃乎無似

逞無形與已者鈎而翼背已者排而啄翼之幸苟同

也啄之恥莫若也炫虛沸謾若無尙頡也持孔之矛

刺孔之徒七十二弟子譏貶幾無完膚迺其實漢魏解語掃却殆盡依乎怪

如河洛太極諸說亂古訓以飾不知冥繁節而詡神悟顛錯

橫逆敢於侮先侮慢先儒詐後欺詐後世以謾角羣各太黨與延延

染襲霧瘴塞乎天地隱恙嚙乎人心是豈祖堯舜宗

周孔者與豈傳之不慎底於斯而中絕與受彼乎揚

濫其於國也若忘國人系也奚而腐然以不腐釋腐

奚而懷然人乎人乎犯道不赦目非鴟也能夜不心能晝

非豫獸也疑不解終之就也不易初則可改柱之折也蕩無

附中流有柱反正如掌力久緣功青唯祛也見瞽而

悲音既察也聞操而憚若水平若繩直道甚平直寢鼠不

待牧與鷓不須禽獵獲也道不遠人啟我者天地之相

鑑我者非有世俗之償焉無所為去聲下同亦無所不為

無可名亦無不可名以欲給欲使民無羨以和養和

使民不爭以時御時使民不勞贊天地之虧盈而委

蛇乎無事知慧不仍列子曰仍而有之皆惑也環玦不形太樸不毀孰為

環玦禮論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然而聖神非蔽之也非蔽人知功

非賞也若奮祿非誘也若榮勇非矜也若厲容非尙

德輿子

三

傳經堂藏板

也若隨禮樂愛敬名非徇也若信法非廣也若循皆殷非

積富也皆敏非勸技也皆親非戶喻也皆壽非人導

也此聖神不以身治人人不能皆聖以人治治人以天治天亦

而篤因材與共適焉而勿正勿正勿差有所正必有所差堯舜周

孔夫豈異人以爲異亦同乎同而已矣得其本賊具

足以愛功名刑法賊具也得其本亦足以愛天下失其本愛具足以賊仁義

忠孝亦是故圯可殛也岳無誅賢無遺也巢宿志使

百姓釋欲以從原則勿絕苟弗之原物雖誦有以衆

爲者矣以衆驚而本則凶試問之衆孰起果起於有果起於

無邪果知所起果知所終邪無尙之有有則沙溺焉

而已終既不可紀矣而何以爲推有而推無道倪也

曷據火滅與聲銷與形名名索然裂於不可知其

得然與夫天不設限戶也樹地無缺壤道不中絕故

人鮮倒頂形同則道同唯有人鮮倒頂同也故天下可治不因乎天地不可爲道

不適乎人不可爲治是故舍地成田謾也舍身湔俗

爛也無起者起於身終於物知必仇合也仇斯若見

若聞惡乎界博選往象宜時而斟酌足無不足窮無不

窮先天地而莫俾後天地而不傲受而循之不啻息

與食也不學而能絡道者天紀道者人趨道者賢秉道者

聖弊脛抉趾若子思孟子而或非之曰不若子弓誠

德輿子

壹

傳經堂藏板

不若也子弓其殆審所秉與倘閉約幽隱徒校往舊

而夸飾以訓後世不能博選往象宜時而斟酌之故秉者不作趨者愈

歧語曰失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督儒之謂與宋儒道學之弊

至于亡國敗家而不悟皆子思孟子之罪人也聖不並興不累興而息與食

不廢秉之趨之存乎人人未絕乎下天未絕乎上生

於精苑於霸人生於精苑於霸猶日月之在天也頤德以長頤欲以亾

陰陽不通日月不食亢洩不形山川不崩竭蟲蝨不食天駒鷲鳥不搏

口孚聖偕時而況具聖性拔地賓拔出也詩敢夷餗

黃等於禽橫決天精道本是故知媾則知敵知賊則知

德噫嘻蓮茲莫觀聞運迺半末賤臣妾也半奸女半外半

血兵亂聖人視聽乎百世身不蓬蒿不轉移乎流俗之見言不磬
出非以悅人磬聲短易竭冥冥蒙霧塵而俟印鉢乎真鑑之不
沒

德與子

三

傳經堂藏板

相尚

均壤而熟之則三登屢矣三登曰泰平畧傲而驅之則七

萃怨矣穆王西征七萃之士感怨祭公謀父作圻招以調敦乎弊乎樸乎玩

乎民烏藟立為趨竿迫杖而不省闔胡是彼皇民者

冥無覩於竿且杖闔胡趨而迫皇民敦夫棄竿絕杖以

無治治彼或內搆焉視錯於心刑森於意况上之者

先之搆而敗厥天譬理髮而結之皆縱焉縱皆緊焉

緊縱緊豈髮之性與久則安之若性忘乎結之然也

兩者良敗已夏半縱半緊結之半而曰中余執民奚

而不痛久痛而忘自解者有矣夫解易理於他手管

德輿子

旨

傳經堂藏板

恃執結人殆爾花隱老人名炳文字煥其問德輿子五見相

相奚尚曰尚莫尚佐持衡而有勝之鮮或不銀也捶也繡

端耀日不如夜行老人嘆然睽遠乎昭螳過丈步索

索問焉曩行西域冰嶺表延不若今茲之凜乎慄也

有為揣摩之策者許生仰息徐對侏位和尚言保相

為陳人然矣已往皆然子噫曰圖孰出午頁圖出午垢孰

吹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求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調商和商調徵和

徵孰若調宮而環應尚壹則紛紛逐則勞若而也汝云

和皆縱與皆緊與音和始無絃髮和始無結是調宮猶覺多

事任自然而遊九而維正縱橫變無變權無權挈神治故尚無尚

御氣天一行九宮非聖人其疇式規聖人咸師乎上

下為上知人為下知事人因人事因事相視也所尚而

道之過則過之上莫之先下莫之後先則物勝之後

則物敗之先後隱乎權而時其可監若民也弊而玩不

足不均馴若茲愍哉莫若咎天不勳輕重俟宰任任

惟宰不任惟宰宰察時輕重物迭省天倪相備三材

德法術謚三器號令斧鉞祿賞乃不么麼蔽不為小人所蔽乃賢附俊

登襄事事前擇而任者昌任而後擇者厯雜也事符人

則舉浮則儻迨則戾毋以巧利速成功苛細掩大業

既信方任疑惟隳謀協於眾然後出眾形有差過也不

德輿子

壹

傳經堂藏板

惟眾惟己為百姓君罔弗堯舜善則歸后亶孚若誠能致君堯舜

面弗堯舜面諛則偽時儆有侈志心正心修身以格君非身闕

弗揚於臣庶其惟尚無尚上下僉貞又老人曰旨哉

余心鉄石余氣焱茲雖耄弗迷將繹子言以訓願子

第次序以詳也曰多乎哉演口安可績則離羣之乎皆

田其田宅其宅曰安宇時利其利弊其弊曰勞宇巧

損其益益其損曰病宇安宇以無治治治世世勞宇

病宇以治治治以人世寵名道民偽賞功道民幸重

貨道民姦怙勢道民亂四者因乎尚禁不弭也英君

喜創患更張病民雄君喜武患征討病民明君喜智

思訶察病民度足以正之而後事不可則退度已才德量可
而聖事聖庸事庸如墨塗黜易則皆黜矯好惡者惑
進衆飾虛詐者誣已輕慕恐者賣上矜才識者罔下諧
流俗者喪性效便佞者亾身甘枯槁者縵名急言動
者溺利負氣敢者致寇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
安文王官人之法也孔子取之夫苟均民事君與賢
者共是亦足以尚矣雖伊釋耒呂投竿離離而芟芟
而係位尚和鄙免而

德輿子

三

傳經堂藏板

神劑

風颺颺吸埃自空洞鋪蒙於無有億計之上若隱若

揚中遊一物翺然色具變景莫之端止翳日月碎鷹

鷄燻者操者卜筮持杵苴者僧巫驗緯候測渾蓋者五行

天文家熟掌故走者宿走問之也者弊弊昧無之也俄焉寂

俄焉墮掛於桑之巔則僅之采繪斷鳶耳德輿子曰

是亦赫赫動眾者乃今若是幸適擇於窮毛禁人之

壤而待滅焉夫孰不謂炳史冊流千秋且奚而知其

幸也今夫大德固也人生大功藉也假手大文贅也

事理本自昭然况競富貴寵榮蝸爭蟻附而不虞桑杪森森

德輿子

毛

傳經堂藏板

瞬息伺其後也不亦卹乎天受劑券於太虛而中實

焉地受劑於天虛而中實焉人物受劑於天地之虛

而神實焉虛無名中無形神無象眇也小一身攸寄條

矣人寄天地百年至速四遊乎孰周八極乎孰際繁莫載硯莫

破而乃名名形形象象若坐使引之前嘿使錯之散

也奚而夷易幾乎是與芒俱與環俱與卓俱匪入乃

入匪出乃出不見病神也獨神富貴寵榮神猶夷易

不矜奇斯獨劑世莫能爭堯與孔子譬則僅也麗堯譬則

鳶也舜禹以下皆受堯劑師孔子孔子持之背則斷矣七十

於今皆受劑孔子岌岌乎何至是而不寂眇一身默默其綿

之思延一綫然而無藉乎爾元元懼無功也斯喪其固斯焉取德
人所同具古今不殊斯民苟然則有藉乎爾因固夫
亡其德則聖人亦安取劑也為藉孔子何爲而贅也夫亦示麗者固予劑者藉也不贅
則息是故聖人不辭贅

德輿子

天

傳經堂藏板

後敘

余歸吳門初見德輿子讀其文則周秦之際事則南宋以還於是嘆人情之貴耳賤目愛古人薄今人者之大謬也初讀覺甚艱奧數十過後艱者夷而奧益甚復屏人事滌心慮再數十過飄飄乎如乘白雲之鄉如息婀娜之境羲農道於前伊呂謹於後矣徧詢柱藏家竟莫審爲誰氏浹歲而湖州凌子厚堂來厚堂故與余深相契爲余庚申同年泊齋武部哲嗣以經術世其家而髫齡見偉於諸巨公者也大興朱文正初見卽手書小全天三字額以贈及與余往復議

後敘

一

傳經堂藏板

論奇博恣肆絕不欲與漢唐後人比所爲散體文亦復似之學精易象及春秋旁通緯候甘巫倉扁諸雜流著書已數百卷元兀窮日夜二十年如一日以余所聞見殆無有與爲匹者然愛古薄今之弊厚堂則亦不免余故將出以示而先要之曰新得如汲冢不著名氏秘書子未讀是書作如是想旣讀是作如是想忘古今忘人我忘色聲香味諸煩惱無有駭怖亦無有嫉愧乃大生欽喜心乃大發智慧力若神聖若自然神聖方許見是方許讀是方許覺是爲一切萬有增無量福德厚堂唯而受視愴然曰先生忘我矣

天下又孰得忘我如先生而不惟不賤且薄也噫讀
其書不知其人古人戒之然求如余讀德輿子見德
輿子之快者又安可多得願世之貴是書而愛是人
其勿等德輿子於孟子而下而適自賤自薄也則其
爲快如余將毋同道光辛巳端月元和蔣廷恩撰

後敘

二

傳經堂藏板

